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恨海

第一回 訂婚姻掌判代通詞 遭離亂荒村櫻小極

我提起筆來，要敘一段故事。未下筆之先，先把這件事從頭至尾想了一遍。這段故事，敘將出來，可以叫得做寫情小說。我素常立過一個議論，說人之有情，係與生俱生，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。大抵嬰兒一啼一笑都是情，並不是那俗人說的「情竇初開」那個「情」字。要知俗人說的情，單知道兒女私情是情；我說那與生俱來的情，是說先天種在心裡，將來長大，沒有一處用不著這個「情」字，但看他如何施展罷了。對於君國施展起來便是忠，對於父母施展起來便是孝，對於子女施展起來便是慈，對於朋友施展起來便是義。可見忠孝大節，無不是從情字生出來的。至於那兒女之情，只可叫做癡。更有那不必用情，不應用情，他卻浪用其情的，那個只可叫做魔。還有一說，前人說的那守節之婦，心如槁木死灰，如枯井之無瀾，絕不動情的了。我說並不然。他那絕不動情之處，正是第一情長之處。俗人但知兒女之情是情，未免把這個情字看的太輕了。並且有許多寫情小說，竟然不是寫情，是在那裡寫魔，寫了魔還要說是寫情，真是筆端罪過。

我今敘這一段故事，雖未便先敘明是那一種情，卻是斷不犯這寫魔的罪過。要知端詳，且觀正傳。

卻說光緒庚子那年，拳匪擾亂北方，後來鬧到聯軍入京，兩宮西狩，大小官員被辱的，也不知凡幾。內中單表一個人，姓陳。名榮，表字戰臨，廣東南海人，兩榜出身，用了主事，分在工部學習，接了家眷來京居住。夫人李氏，所生二子：大的名祥，表字伯和；小的名瑞，表字仲藹。在南橫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頓。恰好他一位中表親戚，從蘇州原籍接了家眷來京，一時尋不著房子。戰臨本來嫌房子太大，便分租兩間與他，大家同院居住。他那親戚姓王，名道，表字樂天。妻子蔣氏，所生只有一女，小名娟娟。王樂天是個內閣中書，與陳戰臨一般的都未曾補缺。京官清苦，長安居不易，戰臨住了北院的五間房子，西院三間，王樂天住了，還有東院三間空著，一般的要出房錢，未免犯不著，因把召賃的條子貼了出去。過了幾時，便有一個人來問，要賃房子。戰臨便招呼他看過，問起姓名。那人道：「姓張，名臯，字鶴亭，廣東香山人。」戰臨見是同鄉，更是喜歡。議定了租金，鶴亭便擇日搬了進來。他也只得一妻一女：妻子白氏，女名棣華。

這是辛卯、壬辰年間的事，說出來真是無巧不成書。這一個院子，三家人家，四個小兒女，那時都在六、七歲上。王家本是陳家老親，張家又是陳家同鄉，同在一院里居住，內眷們來往，甚是親密。四個小孩子，也是天天在一處頑。戰臨請了一個蒙師，在家裡教兩個孩子讀書；王、張兩家也把女兒送來附學。小孩子家，愈加親密，大家相愛相讓，甚是和氣。張鶴亭每過一、兩年，便要到上海去一次。原來鶴亭是一個商家，在上海開設了一家洋貨字號，很賺了幾個錢，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門大街，每年要往來照應。凡是到上海去時，便托戰臨照應內眷，因此更成了知己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已過了五、六年，戰臨已經補了營繕司實缺，滿、漢堂官又都十分器重，派了個木廠監督的差使，光景較前略為好了。一日，李氏對戰臨說道：「祥兒今年已是十三歲，瑞兒也十二歲了。他弟兄兩個，近來很用心讀書，我看將來也不輸與老子。」戰臨笑道：「奇了，怎麼夫人平白地誇獎起兒子來？」李氏道：「不是我平白地誇獎他們。可知做父母的看見兒子好，心中便格外歡喜，歡喜了，便多方要代他們打算。」戰臨道：「打算甚麼呢？」李氏道：「打算同他們說定了親事。」戰臨道：「這個忙甚麼，他們年紀小得很呢！」

李氏道：「老爺有所不知，我看見同院的兩個女孩子，和我們祥兒、瑞兒，真是天生的兩對，便想說定了。」戰臨道：「同住在一個院裡，怕他們跑了不成！過兩年再說不遲。」李氏道：「不是怕他們跑了。我看得這一對女孩子實在好；恐怕被人家先說了去，豈不是當面錯過？」戰臨沉吟道：「王家娟娟，人倒甚聰明。近來我見他還學著作兩句小詩，雖不見得便好，也還算虧他的了。說話舉止，也甚靈動。張家棣華，似乎太呆笨了些，終日不言不笑的。並且鶴亭是買賣人，一點也不脫略，那一副板板的習氣，還不肯脫，他未見得便肯和我們官場中結親。」李氏道：「我們且央媒人去求親，肯不肯再說，此刻提也不曾提起，怎麼便先料定人家不肯呢？」當下商議已定。

次日，戰臨便央了兩位媒人分頭去說合。王樂天一口便答應了，把女兒娟娟許與仲藹。張鶴亭聽了，卻與妻子白氏商量。白氏道：「這是兒女大事，官人做主便是，何必和我婦道人家商量？」鶴亭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我天天在外頭，回家的時候少。娘子天天在家見著，他們祥兒到底人品資質如何？」

雖然說是小孩子家看不出甚麼，然而一舉一動與及平日脾氣，總可以看得出點來。他們現在一處讀書，可還和氣？這也是要緊的。」白氏道：「祥兒的舉動，倒比他兄弟活潑得多。常聽說讀書也是他聰明。至於和氣不和氣，這句話更可以不必說。此刻都是小孩子見識，懂得甚麼？」鶴亭道：「這倒不然。」

彼此向來不相識的倒也罷了，此刻他們天天在一處的，倘使他們向來有點不睦，強他們做了夫妻，知道這一生一世怎樣呢？」白氏道：「他們天天多是哥哥、弟弟、姊姊、妹妹的一處頑笑，有甚麼不睦？」鶴亭便不言語，到書房裡看看眾孩子的情形，見他們都伏在案上寫字，和那教讀先生談了幾句，便踱了出來，那裡看得出個甚麼道理。可有一層，陳戰臨是個仕宦世家，教出來的孩子，規矩卻是甚好。所以祥、瑞兩個，雖然十一、二、三歲的孩子，那揖讓應對，已同成人一般。

這一著，鶴亭早就看在眼裡，記在心上。這回同白氏商量，一則是看白氏心意如何，二則自己只有一個女兒，也是慎重他的終身大事之意。其實，他心中早有七分應允的了。當下回到東院，再與白氏商量，不如允了親事。但是允了之後，必要另賃房子搬開，方才便當。不然，小孩子一天天的大了，不成個話。夫妻們商量妥了，到了明日，便對媒人說知。媒人回了戰臨的話，自是歡喜。張鶴亭便在西河沿另外尋了一所房子，搬了過去。戰臨便把東院收拾起來，做個書房。王樂天仗著是老親，李氏又苦苦留住，便沒有搬開。一面擇吉日定禮，從此交換了八字婚帖。娟娟仍舊上學，同著讀書。他生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放了學時，常到李氏這邊來頑。孜孜憨笑。李氏十分歡喜他，撫摩頑弄，猶如自己女兒一般。鶴亭自從搬開之後，棣華便不讀書，只跟著白氏學做女紅，慢慢便把讀過的《女誡》、《女孝經》都丟荒了，只記得個大意，把詞句都忘了。

光陰荏苒，到了庚子那年，兩對小兒女都長成了。棣華與伯和同庚，都是十八歲，娟娟最小，也十五歲了。這年，陳戰臨升了本司員外郎。這一年，正是拳匪鬧事的時候。自上年，便有了風聲，到了正、二月裡，便風聲一天緊似一天。蘇州人向來膽小，王樂天又是身體孱弱的，到了三月裡，外面謠言四起，樂天便告了個假，帶了妻女，先行出京，回蘇州原籍去了。與戰臨說定，等過兩、三個月，沒事，仍然帶眷來京，萬一有了事，這裡總是容身不得，便在上海相會。戰臨一一答應，送了一程，便自回去。此時仲藹、娟娟都已知識漸開，大家都有戀戀不捨之意。近來張鶴亭到上海去了，只丟下家眷在京。

自從樂天行後，那京官紛紛告假回籍的，絡繹不絕，惱了政府，下了一個號令，不許告假。於是一眾京官，稍有知識的，都知道是要等死的了。白氏慌得幾次到戰臨處，商量出京南下，爭奈此時已不能告假，白氏又只母女兩個，不便遠行，總想不出一個辦法來。直挨到四月底邊，忽接了鶴亭電報，說「此間消息不佳，倘料得亂事將起，即祈南下，並請挈帶眷眷」云云。戰臨此時也沒了主意。外面謠言，一日數起，忽然說各國公使已經電調洋兵入京，準備開仗；忽然又說榮中堂已經調董福祥入京護衛；有人又說董福祥的兵淨是拳匪；有個又說端王已經向公使館下了戰書，明天就要開戰。此時京裡的人，那一個不慌做一團。

到了五月初一，更是人心惶惶，那拳匪在街上橫衝直撞。

戰臨慌了，便請了白氏來，叫他收拾細軟，帶了女兒出來，自己派了家人，和兩個兒子，一同起身。白氏依言，即日收拾了行李，帶了女兒棣華同來，當此亂離之際，也不及講那未婚迴避的儀文了。戰臨吩咐兩個兒子起行。仲藹道：「父母都在這裡，當此亂離之時，豈有兩個兒子都走了之理？只等哥哥陪了張伯母出京，孩兒留在這裡，侍奉父母。萬一亂事起了，也同父母在一處避

亂。」戟臨道：「我是做官的人，不得不遵守命令，不能告假，你們何苦身處危地！莫若我在這裡，你兩個奉了母親，和親家母一同去罷。」李氏道：「老爺在這裡，我們豈可以都走了？還是孩兒們同去的好。」仲藹道：「母親和哥哥同去罷，孩兒在這裡侍奉父親。」戟臨道：「小孩懂得甚麼，還不和你哥哥一同快走！」仲藹道：「別的事不敢令父親動怒，這件事任憑大人責罰，孩兒也不敢行。」戟臨無奈，只得叫伯和一個，帶了家人李富，同了白氏母女，僱了兩輛騾車動身，到了火車站上，要附坐火車到塘沽去。誰知到了車站時，站上的人一個也沒有了，說是今天不開車了，因為怕洋兵進京，已經把鐵路拆斷了。伯和沒法，只得和白氏商量，且坐了騾車過去，僥倖趕到豐台，可望有車。又和車夫商量，加了他車價，一路向豐台而去。那騾車又不敢在鐵軌旁邊行走，恐怕遇了火車，不及迴避，只得繞著道兒走，走到太陽下山，將就在一家村店裡住了。這家店，統共只有一間客房，房裡又只有一張土炕。棣華此時，真是無可奈何，只得低垂粉頸，在一旁坐下。這家村店，卻又不備飯的，伯和只得叫李富往外而胡亂買幾個燒餅充饑。幸得沒有第二伙人投宿。伯和同家人、車夫在堂屋裡打盹。過了一夜，次日那車夫便不肯行。無奈又只得加他車價。伯和許了他，每天每輛給他七兩銀子，不問一天走多少路，走一天算一天。說明白了，方才套車起行。走到豐台車站，只見站上燒的七零八落，車夫又不肯行，拌了多少嘴舌，方才前進。是日又趕不到黃村，仍在村店中歇了一宿。

伯和因為與棣華未曾結親，處處迴避，一連兩夜，在外間打盹。北邊村落房屋，外間是沒有門的，因此著了涼，發起燒熱來。這天就不能行動，只得在那村店裡歇住。白氏甚為心疼，便叫到房裡炕上睡下憩息。棣華只得在炕下一張破椅上背著身子坐下。幸得帶著有廣東的午時茶，白氏親身和他熱了一碗吃下去，到了下午才好些。那車夫又囉唆著說：「縱不起行，也要七兩銀子一天。」那李富又和他爭論。伯和便道：「不要爭了，依了他們罷。」那車夫聽了，方才無話。是夜伯和就在房內歇了。好得北邊土炕甚寬，只要房子有多大，那炕便有半個房子大，動輒可以睡得十多人。白氏把一張矮腳炕几擺在當中，讓伯和睡在幾那邊，自己和女兒就睡了幾這邊。若在北方人，這等便是分別得很嚴的了。棣華何曾經過這種光景？又是對了一個未曾成婚的丈夫，那裡肯睡？只是背燈低首，默默坐下。伯和白天裡吃藥取汗，睡了一大覺，此時反睡不著，躺在炕上。但見一燈熒然，棣華獨坐，白氏在那邊已睡著了。對此光景，未免有情，便輕輕的說道：「姊姊睡下罷！」看官，須知棣華比伯和大了兩個月，從小在書房裡便是姊弟相稱的，所以此時伯和也照前稱呼，叫一聲：「姊姊。」切莫動了疑心，說廣東人的夫妻是以姊弟相稱的。閒話少提，且說棣華聽了伯和這句話，低頭不語。伯和又道：「有炕几隔開了，伯母又在那邊，你看那紙窗都破了，雖是夏天，夜深了不免要有風的，不要受了涼！」棣華低著頭，半晌，慢吞吞的低聲說道：「賢弟請將息罷，病才好呢！」伯和聽說，一骨碌坐起來。不知為著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